綱鑑易知錄

宋

八十三之四

T13
537
44

113
537
44

周之炯靜寧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孝宗皇帝

綱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定都春。正月。金人弛胡昉。尋遣還。目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淩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

張浚視師金軍退

僕敢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綱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目湯思退陰謀去浚。令王之望等劾奏。兵少糧乏。樓櫓（城上望樓也）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見上卷）非計。帝惑之。舍户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見上卷）山巖。願以符離之潰（見上卷）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聲視也）聲視江淮。時浚先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銃之

張浚忠義素著

以守泗州。凡要害（見五十卷十一）之地。皆築城堡。增置江淮戰艦。咸（上聲）聲。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見上卷二七）契丹遼本號。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吸）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靜軒周氏曰。張浚銳志珍（中）敵之事。可謂金石至今以為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以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郤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

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眞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綱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目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見二三卷二五）且貴國不貲（咨量也）浚乃請解督府。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治山東濟南府）德州使判福州。（今福建福州府）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祝不當使去國。皆坐罷。綱秋七月。洪遵罷。綱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也）綱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目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今江西饒州府餘干縣）得疾。手書付二子栻（舉）枸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

張浚有社稷大功五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敗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音註曹彬見二六五卷十三。眚。過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魏杞使金

綱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綱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目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見二九卷八。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見三一卷九。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綱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綱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乃以揚存中為同都督。綱冬。十月。賀允中罷。綱詔輔臣晚對便殿。目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開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踏於治。綱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

魏勝淮陽之敗

魏勝死節

陷[目]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淮水在江南鳳陽府）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在江南淮安府清河縣）以犯楚州（即淮安府）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屬鳳陽府）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經突也）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顯去聲）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綱]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綱]湯思退以罪竄永州。[目]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今湖廣府）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綱]致敵入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等。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虞允文等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今江西廣信府）聞之憂悸而死。[綱]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張觀等伏闕上書

魏杞正敵國禮而還

綱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

綱乙酉。乾道元年。金大定五年。春。正月。名楊存中還罷都督府。

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綱二月。陳康伯卒。

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綱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綱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目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勝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有敵愾見卷八四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龍兵分戍。恕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綱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綱錢端禮罷。

月。立鄧王愷奇爲皇太子。大赦。愷帝長子。綱虞允文罷。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十二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

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參知政事。

綱丙戌。二年。金大定六年。春。三月。洪适罷。以魏杞同知樞密院。夏。四月。汪澈罷。五月。葉顒罷。以魏杞參知

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賈）簽書院事。綱秋。八月。林安宅免。冬。十一月。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十二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綱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目先是帝猶鞠戲（蹋鞠之戲。見二十四卷九。）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下）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綱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目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綱丁亥。三年。金大定七年春。二月。出龍大淵爲浙東沿（緒興）府總管。會覿爲福建總管。中書舍人洪邁論之也。綱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綱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綱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目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

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此孫武子戰國時孫臏也史記孫子謂田忌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璘選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安恭）綱秋七月太子愔卒（諡曰莊文）綱冬十一月令祀天地於圜丘雷葉顒魏杞兔（以郊祀而雷綱以陳後卿參出非時也）綱以陳後卿參知政事劉珙（珙同知樞密院事）綱珙自湖南召還初

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晉葉夔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虞書達四聰言廣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而左右私昵（銀入聲昵親近也商書官不及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

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琪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帝。（贛觀劉琪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琪也。）

綱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春。二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王炎簽書樞密院事。綱 秋。八月。劉珙罷。目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其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珙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珙。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綱 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

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綱 大閱於茅灘。目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略。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綱 十二月。名建寧。（今福建建寧府。）布衣魏掞之。（見上卷七。）以爲太學錄。目 掞之師胡憲。（上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諸除太學錄。時將釋奠。（見四卷十二。）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

措置兩淮屯田

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今浙江台州府）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綱　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目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今江南揚州府）和州（今江南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見七六卷十四）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舉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見七六卷二五）。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後決戰。使民各守其城。相為掎角（見七六卷二五）。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諸卿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綱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綱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綱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

陳俊卿諫騎射

朝目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懾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綱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綱秋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目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去聲人。每接朝士及牧守州牧郡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綱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目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凭案砌也。結石池。以水銀浮金鼈水鳥。如鴨。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民。錢買也。錢二百

材館錄　水銀浮金鼈魚

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見上卷九。然水銀實非貢應辰家也。綱五月。陳俊卿罷。

目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向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見上。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綱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目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

禮。蓋泛使也。紹興高宗年號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意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搢。插也。謂插笏於帶間也。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摽。麾也。起之。成大屹銀入聲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

范成大全節而歸

二事皆無成功

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畀河山而如舊絨兼。洛今河南府洛陽縣皆汴宋陵寢地也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棺也。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矣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名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

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

復雠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觀頤軒備覽）

南朝老成謀國

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綱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綱冬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家法遠過漢唐

綱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曰帝后曰壽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綱帝作敬天圖曰帝謂輔臣曰無逸（周書篇名一見三卷六）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綱二月立恭

越次立光宗

孝宗教子之法明

王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爲魏王。[目]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己。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爲魏王。判寧國府。屬江南。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爲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禮記篇名。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爲太子詹事。劉焞吞[綱]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義]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綱]三月。金葬欽宗

張拭諫用張說

皇帝於[禮][綱]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目]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徽宗朝童貫]自京[蔡京]王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綱]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綱]五月。起復劉

劉珙辭避復疏

手疏別奏

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圓]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見六十卷十六葉音註）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禁閉也。[口]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見二卷第九）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衞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今湖廣荆州襄陽二府）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匈奴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

劉珙聖賢之徒

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升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今觀其疏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知其才識之高乎廣珙陳聖

綱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

綱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綱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自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今江西袁州府栻在朝僅一年名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

四賢詩

抑僥倖。丙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廣義宰相之職也進賢退不肖令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向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綱復以張說發書樞密院事。

罷待御史李衡等四人。目待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詔敕也帝詔翰林學士王曮音上聲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綱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發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以曾覿爲武泰節度使綱罷虞允文爲四川

宣撫使。[目]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深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綱]癸巳。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伏鄭聞簽書院事。[綱]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十二月。沈夏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綱]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目]贈太傅。謚忠肅。命[綱]夏。四月。以姚憲鄭聞代爲宣撫。

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綱]秋。八月。張說免。帝廉知其欺罔也。[綱]以楊倓談鑰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綱]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夏爲四川宣撫使。

[綱]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金設學養士

朱子不應政官之命

罷四川宣撫使。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綱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綱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綱丙申。三年。金大定十六年。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綱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不至。回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見上崇九。道觀。實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政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辭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見上卷七。沖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沿江西南康府。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閒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老峰下。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隱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書院。渤自南唐。遺址荒廢。熹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講求荒政

奏復白鹿洞書院

綱湯邦彥有罪。流新州。邦彥至金。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謫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綱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謝廓然未能盡愛惡之道

綱丁酉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綱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綱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發明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學。而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上下乎。廓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目未幾。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程氏學也。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閉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綱三月。李彥穎罷。

陳俊卿過闕入對

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綱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目時會覲王抃便甘昇便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今福建興化府赴建康。今江南江寧府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乾道六年俊卿罷判福州。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

大夫奔競扑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怪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綱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綱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目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見八十三卷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見七十八卷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綱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李顯忠父子破家殉國

朱子疏略

綱已亥。六年。金大定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目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

二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諭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熹鳴呼。文公一疏。切於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綱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年。春。二月。魏王愷卒。證惠憲二子。愷柄。攄柄。攄早卒

綱右文殿脩撰張栻卒。栻明儒。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瀕死不忘。是誠。目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歎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

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吾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辨事之臣。指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有輿出遇

會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牕欞。陵。牕隔子也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名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張栻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見七一。說。洙泗言仁錄。洙水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卽泗水分流。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經曲阜界。禮檀弓上篇。曾子謂子夏。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西河。子夏所居。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

南軒先生

周必大一時詞臣之冠

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綱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目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貫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綱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謚忠簡。

綱 辛丑。八年。金大定二十一年。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目 祖謙。夷簡（見七九卷六）。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居婺州（見六八卷二二）。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見七六卷十八）始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

（張橫渠）

（二程）

渠先生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洛）子。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躁厲。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

（學以關洛爲宗）

（忿懥渙然冰釋）

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易繫辭上傳夫易開）

東萊先生

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綱八月。趙雄罷。綱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目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郎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綱九月。錢良臣罷。綱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祉倉法于諸路。目浙東治紹興府。大饑。王

朱子行其所學

慕商鞅鼂錯

淮薦熹郎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丙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是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治也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孝宗年號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

朱子社倉

名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歛。斂同。歛。斂同。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現。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俗作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閒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淫惡不實還者有罰。

朱子論唐仲友

綱壬寅。九年。金大定十二年。二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頴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綱以朱熹爲江西提刑。熹辭不拜。目朱熹行上聲。巡視也。部至台。今浙江台州府。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

授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有玉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有其君而不知有其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淮既匿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爭辭不拜遂乞奉祠鳴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剛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

綱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綱以黃洽爲御史中丞。目洽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擱均上聲擱音擱取也拾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綱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目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

不欺何用求福報

陳賈請禁道學

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草詔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毀也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

綱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

綱丙午十三年金大定二十六年夏五月宴講臣于祕書省目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

器鞍馬。帝名宰執賜酒。從容語（去聲）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煬帝。陳後主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去聲）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賢人君子。每事以德宗為戒。綱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目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乾道（孝宗年號）中。守臣薦於朝。名不起。

每事以德宗為戒　頤正先生　兼山先生

日月五星聚軫

帝嘉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綱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綱八月。日月五星聚軫。（廣義建隆間。書五星聚奎。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為嘉祥。綱目既脩。則為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冬。十一月。梁克家罷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綱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綱太上

孝宗致喪三年

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目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見四四卷十四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見二九卷十四魏孝文。見三六卷二七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質布色白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見四九卷八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二三卷十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綱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目左諭

大理寺奏獄空

德尤哀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綱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發明綱目不書大理寺獄空。而書奏獄空。加之以奏則。是出於臣下之籠絡。非眞有是事。明矣。綱曰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

綱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目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

平生所學惟此四字

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綱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 三月葬永思陵綱夏五月王淮罷綱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熹侍郎林栗知泉州目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過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見卷七十二不合遂論

林栗論朱熹

胡晉臣劾林栗

朱子被論進封事

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見上卷）之緒餘。爲淳熙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嘗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皦睨累日。不肯供職。是皆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詆。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會胡晉臣拜侍御史。晉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今福建泉州府）

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綱秋七月。恩平王璩（見上卷）薨。

丸雨邨卒。目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等。卒。追封信王。綱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目熹既歸。投匭（見四八卷十五）進封事。密奏也。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遹貶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

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綱 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目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見上卷一）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

綱 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

王藺（齊參知政事爲邸第同知樞密院事）

目 帝自高宗崩卽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高宗所居宮也）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高宗年號）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待東朝（太后之朝）爲意

而進必大爲首相

綱 蕭燧罷 二月帝傳位于太子

太子卽位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太后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

皇甫坦識本后

子。遂素服退[綱]立皇后李氏[目]后。安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人。慶遠慶遠府今廣西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閻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妒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綱]三月。廢補闕拾遺官。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綱]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綱]周必大罷。[目]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八四

綱目續編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南宋紀

光宗皇帝 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壽立爲太子。受內禪。在位五年。壽四十四歲而崩。○帝四十受禪。遭后悍妒。亟欲立子。驚憂得疾。上不能致孝親父。下不能顯傳嗣子。及親之喪。不能執禮。一旦什地大臣。從權擁立嗣子。間居五載。與妒后俱亡。光宗眞萬世之罪人也。

綱 庚戌光宗皇帝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春。正月。朔。帝

本朝學術最爲近古

朝壽皇于重華宮。綱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議議道學者。目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俱眞宗年號。之閒。道臻皇極。見七十四卷治保太和。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易乾卦彖傳。保合太和。至於慶歷嘉祐。俱仁宗年號。盛矣。不幸而壞。怪於熙豐。熙寧元豐。俱神宗年號。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哲宗年號。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俱哲宗年號。之際。羣兇得志。絶滅綱常。崇觀。崇寧大觀。俱徽宗年號。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遂考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幾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

由此而定。公論由此而明。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憩息也之所。帝下憩音契

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

王介甫試策

廷試舉人。婺州今浙江金華府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人也。君子正人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議少沮。

雲閒張氏曰。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不可無道。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亙古迄今。向嘗有熄滅晷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是以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劇施毒霧。而蔽之。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於日星之明。子貢不得而踰焉。臣敢以爲文公頌日月也。無得

劉光祖飄風一掃

【綱】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目】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再見卷二入。二之長子也。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綱】秋。

七月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蘭爲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二月王蘭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綱辛亥二年金明昌二年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自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諫三宮壽皇及帝并后也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蛤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銜恨也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見二七三卷十五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緩濯也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同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

光宗不朝壽皇李后悍妒

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綱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目帝自有疾。重華溫凊（見四三卷二一）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居○衣後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綱夏。四月。以丘宓（崇）爲四川制置使。目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吳玠吳璘後也）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宓往。宓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利州安撫使。○利州見八二卷）十二。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綱六月。以陳騤（達同）知樞密院事。目騤（中下）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於時病。綱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冬節。至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祝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綱是歲諸路大水。

綱癸丑四年。金明昌四年。春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綱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目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孝宗年號。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婺。見二上之永康今金華府永康縣。益力學著書。嘗圜還視錢塘。今浙江杭州府錢塘縣。臨安治也。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在杭州府城西。耳。淳熙孝宗年號。中。更耕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見二六六卷十二之所。壽皇赫然震動。名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厲志讀書。

錢塘城可灌

陳亮寧字推
王遹

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遹（見卷二四十五）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眇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上。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霆。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雌）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中）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上）統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御筆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今江南江寧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綱利州（見上）安撫使吳挺卒。丘宓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朝廷統制張詔代挺）綱六月胡晉臣卒。目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醒。見卷二一。溫清。四三）爲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商書說命篇。啓乃心。沃朕心。注下）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剴切。彌縫縝軫密。入無知者。【綱】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綱】九月。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目】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促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趨進引帝裾。見上四

謝深甫勸朝重華宮

陳傅良趣進引帝裾

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祕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祕書郎彭龜年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內侍押班。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一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綱】十二月。夏主仁孝

夏尊孔子爲文宣帝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卒。子純佑立。[目]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於國中。立小學於禁中。親爲訓導。尊孔子爲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祐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綱]以朱熹知潭州(今湖廣長沙府)。[目]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綱]甲寅(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壽皇有疾。[綱]葛邲罷。[目]邲爲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古論。惟恐其人聞之。常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綱]金購求遺書。[綱]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

帝與后幸玉津園

疾。重華宮不從。[目]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在杭州府城南)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諫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閒遂生。憂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讀謗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見上)雖有此心。

彭龜年伏地扣額

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祝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恣。奏階砌也。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池。墀階上地也。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綱五月。壽皇疾大漸。見卷三一。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目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見上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明日。帝名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皮事三國魏曹丕黃初元年十二月。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飢。侍中辛毗極諫。丕怒。入內。毗隨引其裾。丕乃徙其半。以謝。彭龜

羅點引辛毗事以謝

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綱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詣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目壽皇崩。年六十八。趙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居請壽皇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奏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視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綱

留正伴什於庭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綱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目尚書左選郎官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什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

臨朝什地

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諭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綱太皇太后諭嘉王擴成服。卽位。尊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目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如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祝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稿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蛤門事韓侂胄。託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趙汝愚請立嘉王

闕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且云侂胄安在。禮曰。臣已晤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曰。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去聲陳騤余端禮。亟命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時將禪祭。除服也。祭也。翌日。甲子。羣臣入。嘉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見二卷三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

汝愚擬太后指揮

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

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於何地（地下）（中）（上天）衆扶皇子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

汝愚之力

詔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雲間張氏曰。嗚呼。逆惇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玉津乎。跡其所爲。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爲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朱人蕞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綱立皇后韓氏。目后。璲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爲后。綱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綱名酋正赴都堂視事。目帝手札遣使名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

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爲吏部侍郎。而正復相。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爲樞密使。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綱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目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舛戚也。何可以言功。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

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欲（厥）望。忽望也。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綱貶內侍陳源等十人。侍御史章穎論源及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斥外。綱八月。名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廣寧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目大書曰。名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目先是黃裳爲

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

彭龜年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魯莊公母桓公夫人文姜。齊襄公妹也。按春秋傳桓公十八年桓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齊人以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作敝笱之詩以刺之。○濼。音洛。禚。音酌。笱。音苟。敝笱篇名。詩齊風。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敝笱之篇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見上。八名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見上。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

行權不失正之根本

惜名器。見四卷十九。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尤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虞書。負罪引慝。言辭自負

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罪慝也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見上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憲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綱增置講讀官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爲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目韓侂胄浸謀預政數朔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見日往來之地侂

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欑宮欑孝宗梓宮不合侂胄因閒諫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見上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綱以趙汝愚爲右丞相目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綱九月羅點卒目點孝友端介不爲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亦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

韓侂胄謀去趙汝愚

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綱以京鏜湯簽書樞密院事。韓侂胄引以自助。綱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目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爲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

積誠意以感動帝心

黨劉德秀屬祁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今江南蘇州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綱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目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磬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戴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閒（空閒處）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貫趙汝愚神御筆見帝。且見且拜。帝不省。汝愚因

求罷去。不許。越一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詔敕也）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驲。（日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雲間張氏曰。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待制文公之罷。以內批。韋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

罷曾進佞

進佞胄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厮役耳噫寧宗闇弱而佞胄窮兇極惡如此寧不斬宋之國脈而名玉津之禍乎

綱十一月以韓佞胄兼樞密都承旨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葬永阜陵綱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佞胄一官目佞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佞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見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佞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佞胄益橫綱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目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佞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陳騤知樞密院事故稱京鏜居政府以閒諫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綱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目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龔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

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陞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　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光宗悖逆趙汝愚奉太皇太后。奉嘉王受內禪。在位三十年。壽五十七歲而崩。○帝謙恭仁儉。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屏斥忠良。玩兵致寇。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擾。元起北方。江南危懼。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白虹貫日

綱　乙卯。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春正月。白虹貫日　見三九卷十七

以李沐爲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目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

鄭逵草制詞

一網打盡

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祕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　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逵草制詞。有曰　逵殖　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坐無貶詞。亦免官。兵

部侍郎章潁侍經幄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潁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慼中外洶洶留正秦檜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劾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明也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爲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黜汝愚李沐劾爲黨皆斥之

靜軒周氏曰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胄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豈不深可哀哉汝愚不能制侂胄所制誣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駭乎

綱夏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目祖儉太

音註臣不密則失身見四六卷十三音註

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安置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瘴癘之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始改送吉州（今江西吉安府）祖儉嘗曰因世變而意氣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綱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鐘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綱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目宏中與周端朝張衛（道林仲麟）

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議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福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欽宗年號）已然之驗何堪再見

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士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衢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天下號爲六君子。）綱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眞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目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宗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

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脩者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屑）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

達爲狂言。亦被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綱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綱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目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監察御史胡紘宏上言汝愚倡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冀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爲罪云）因條奏其十不逐。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今湖廣永州府）安置。誼

惠州（今廣東惠州府）團練副使。南安軍（今江西南安府）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今湖廣衡州府）病作。衡守錢鏊謀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寃之。（計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綱丙辰。二年。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爲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綱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註知貢舉）目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

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

靜軒周氏曰。是時以僞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鎧爲丞相。謝深甫之爲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倪胄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爲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

綱 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舜卿正上。端禮鬱鬱不愜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

目 初翥要邊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韓侂胄遂

薦翥而罷思。

綱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目 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中書及中舍人。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該姚愈等。上疏力爭。詳以爲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

習人過失於心。此皇極見上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廣義 黃黼言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胄也。於時前後左右。皆侂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綱 八月禁用僞學之黨 目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羣邪屏跡。自御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 徽宗四字年號。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 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

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 今江西撫州府。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綱

冬。十月。貶陳賈爲兵部侍郎 目 以其嘗擊朱熹 見上卷二

也。 綱 十二月。削祕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

于道州目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
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密奏數萬言陳姦邪蔽
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耕進
迭諫以爲必且貫古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
遇遯封之同人封名熹默然取蓍焚之遂上奏力辭職
名詔仍充祕閣脩撰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
欲以熹爲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
於建安今福建寧府熹待學子惟脫粟言不精鑿也飯遇
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去聲人曰此非人情雙雞樽酒

脫粟飯　雙雞樽酒未爲乏　遇遯之同人

山中未爲乏也及是爲監察御史乃銳胄然以擊熹
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娘去聲酒爲醞釀章疏乃成
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
職拾也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御
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
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
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
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妹乞褫恥奪也熹職罷祠其徒
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

元定於道州屬湖廣永州府。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見二七二卷五）張氏正蒙（見二七二卷六）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今建寧府建陽縣。西山絕頂。忍飢啖薺（薺齊上聲菜名）。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元定字。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於朝。台之不起。曾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

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交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爲去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鄉名在永州遠近來聲府寧遠縣。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

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洪範見卷二九。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爲之折衷。

雲閒張氏曰。文公之罷官。季通之竄逐。備書於冊。適足以遺寧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然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何損。

綱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綱夏。閏六月。貶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目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自是日降言除

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今湖南寶慶府。居住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殂。謚曰憲慈烈。綱十二月。籍僞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目知綿州屬四川成都府。王沇衍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

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澮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顯周南吳柔勝李埴。王厚之孟浩趙蕃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沇爲利州（今四川保寧路轉運判官。府廣元縣）

綱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綱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綱 詔嚴爲學之禁。綱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目 及之爲吏部尚書。詔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失。不覺屈膝。侂胄側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昏人守門隸也）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暫入聲）未及閉。遂俯（低頭）僂（上）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綱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曦（炎上聲）。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

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太祖長子。九世孫與愿於宮中。年六歲矣。尋賜名曮。封衛國公。細以趙師羣擇爲工部侍郎。目師羣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羣最後至。出小合。同盒。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出上綴大珠百餘顆。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以遺去聲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羣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去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

粟金蒲桃小架

北珠冀十冠

犬嗥叢薄

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白此眞田舍閒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豪叢薄。木曰林。草曰薄。視之。乃師羣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細已未。五年。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韓侂胄使蔡璉誣告趙汝愚等定策時有異謀。逐奪彭龜年曾三聘等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細二月。放主管王虛觀。貫劉光祖于房州。目光祖撰浩浮州。屬四川重慶府。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以學爲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

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見卷四一六五居住綱秋八月。帝始朝二太上皇于壽康宮。廣義晝日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寧宗之於光宗。亦猶二光宗之於孝宗一也。綱身教如此。何足怪哉。綱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綱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爲左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綱三月故祕閣脩撰朱熹卒。目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丙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戟亟也。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聚於信上。信州道上。信州今江西廣信府。欲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書封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見卷七一五。通書西銘見卷七

朱子所編次書

二卷　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

黃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傳斯道章章較著者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先生程二程子張載號橫渠先生子繼其

黃榦如言

統至熹而始著衆以爲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去聲人曰道卿於榦字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去聲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質布色白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

吾道之託在此

以弘名齋

隨力到處及物即功業

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冷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

張洽自少用力於敬

洽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於世仕終直寶章閣。

此非聖賢事業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今福建漳州府淳請受教爲學益力熹語人曰。

南來喜得陳淳

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今福建泉州府安溪縣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未爲物欲所漬恣耳瀕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沈元定子也著書傳。

以果名齋

靜軒周氏曰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

萬世仰其餘澤

綱目承其志

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讒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不偉哉是以朱子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世豈若凡卉之春榮而秋瘁耶雲間張氏曰抑考寧宗之初嘗名文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欲攻僞學以內批罷之卒也何不以是官書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蓋孝宗朝嘗以文公爲崇政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祕閣脩撰者承其志也

綱夏六月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綱許及之罷。綱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韓侂胄之黨也。綱八月。

呂祖泰請誅韓侂胄疏略

綱鑑易知錄　卷八十四　宋寧宗　三十五

太上皇崩。年五十有四。綱京鏜卒。鏜奉行韓侂胄風旨。又學之名。鏜實發之。綱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自注祖泰祖儉見上二一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所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去聲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見卷五三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

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蹴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晉周鈃云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嘉王邸也。邸見四八卷四四隨龍。鈃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楸房見十二卷二音詰之親。果有鈃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鈃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爾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屬廣東廣州府。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預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擊墨刑。在面竄之遠方。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屬廣東廉州府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紬黜。創。遂貶必大為少保綱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謚曰恭淑綱十二月。葬永崇陵。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645